

關於忽滑谷快天著《武士的宗教：中國與日本的禪學》的學術史溯源問題（五）

江燦騰

五、歷史的解答之三：書是如何被寫或被譯？以及如何理解？《武士的宗教》一書中的批判禪宗哲學及其與時代思潮的相關性解析

（一）、有關《武士的宗教》內所曾引述的中國哲學著作問題

由於在英文版的《武士的宗教》的開頭註解，忽滑谷快天曾提到三種著作，但沒有註明出版時地。所以下本文即先嘗試將其完整出版資料還原，並儘量扼要介紹作者在《武士的宗教》的可能原始構想；否則，其書內所曾引述過的中國哲學著作問題，仍會繼續困擾有意願閱讀本書的多數讀者。而此三種著作的相關出版資訊，可分別陳述如下：

其一，他曾引用一九〇〇年三月，由遠藤隆吉著《支那哲學史》。¹而此書其實是由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教授井上哲次郎，所指導的優秀著作，同時也是日本學

界，所出版的第一本完整的中國哲學史現代論述。其書中內容，是從中國上古時代到晚明王陽明的良知學都有最完整的敘述，所以足堪被引述。

其二，他亦會引用一九〇三年二月，中內義一著《支那哲學史》。²此書與遠藤隆吉著《支那哲學史》的不同之處，是中國古代哲學改從儒家的孔子開始，不涉及上古的時代。至於此書的下限，則敘述到清末的中國哲學。所以全書體系更簡潔與完整，作為參考著作很理想。

其三，他曾多次引用一九〇四年五月，由高瀨武次郎（一八六九—一九五〇）的《王陽明詳傳》³與高瀨武次郎著作目錄所無的《王陽明出身靖亂錄》。⁴反之，則有一九〇六年五月的《王陽明新論》⁵與一八九九年十月的《陽明學階梯（精神訓練）》，⁶則未見忽滑谷快天提及。

可見，從上述三種書集的出版時間來看，忽滑谷快

天在其書的引據來源，主要是出現日俄戰爭以前的著作。而其證據則是，忽滑谷快天於一九〇八年九月，出版上述曾提過的，由張崑將教授專文討論及批評的《達磨與陽明》一書。之後，在一九〇九年二月出版的《清新禪話》並在書中轉引大量來自《達磨與陽明》的陽明學內容。⁷之前，他在此兩書中，並未註解引述資料來源。所以，英文版的《武士的宗教》的開頭註解，⁸所引述的，都是寫作《達磨與陽明》一書的相關印象。

但，他在英文版的書中，曾補充註解有關達磨的資料，是來自松本文三郎於一九一一年三月出版的《達磨》一書，⁹而這是他在先前未曾提過的。

至於他在《武士的宗教》一書中，所引的《浮世莊子講話：附田舍莊子》的資料，¹⁰雖是他於一九一一年四月問世的本身著作；可是，本文推論它有可能是參考另一本高瀨武次郎於一九〇九年三月出版的《老莊哲學》。¹¹只是，他仍保有自己更具文學性且更生活化的寫作風格。

不過，由於忽滑谷快天在慶應義塾大學就讀期間，曾接受不少現代實證史學對著作，¹²所以他的第一部著作就取名《批判禪學論》。書中除批判當時日本社會往往在情感上表現過激或病態，未能從理性冷靜的禪宗精

神，來實踐現代性的健全禪學原理之外，就是在全文的最後的「附錄」部分，他發揮了他的實證史學批判精神，逐一批駁作爲中國禪宗起源根據的《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其實是偽造的。¹³

因其關於此經倡說禪師的面授相承，一如佛陀對於迦葉傳法時只用「拈花微笑」而「毋須經證」的傳統作法，他是強烈質疑其有歷史的依據。之後，他在《武士的宗教》中的第一章第十七號註腳內，又再次強調他早已在《批判禪學論》中的論述中，將引爲禪宗引爲起源的傳法典故，判定爲「純屬虛構」。¹⁴

由此可以看出，他特具的強烈禪學史批判性思維。至於他在《武士的宗教》的附錄中，另一巨大成就，就是率先將日本禪學界一直講授的唐代宗密（七八四—八四一）的《原人論》全文，不但譯成英文並有詳註，¹⁵還首次在西方出版，所以值得肯定。

（二）、有關《武士的宗教》所引述的日本著述或史籍問題

對於此一問題的回答，之所以必要，是忽滑谷快天對於《武士的宗教》的相關註解，雖然已非常詳細，但有些地方則往往徒有提及書名，卻無任何出版相關資訊，頗讓讀者難以查證。因此，本文擬舉五種著作爲例，

以說明此種情況，其餘更爲細微或瑣碎的就省略不提。此種分別是：

其一，一九〇二年森大狂纂輯的《近世禪林言行錄》¹⁶，此書是匯集日本近世以來，大量日本各宗禪師的言行錄，非常便於從中取材當中日本禪師言行小故事的實例來書寫。所以，在《武士的宗教》中，有多處引用此書。¹⁷

其二，一九〇八年七月，由遠山景福（淡哉）校註的，佐藤一齋（一七七二—一八五九）著《言志錄：四志合刊版》。¹⁸此書，忽滑谷快天在引述時，只提及佐藤一齋的《言志錄》，其他資料從缺。但是，根據臺灣學者陳威縉的研究，「日本儒者佐藤一齋，以同時治朱子學與陽明學而聞名，爲江戶時代末期的名儒之一。其所著之四本語錄《言志錄》乃是其代表作，不僅在幕末時期成爲武士們的愛讀書之書，至今仍一再出版」。¹⁹可見此書的重要性。

其三，在《武士的宗教》中的第八章第十節提到《十牛圖》」的出處，是一本根本不存在的《禪學寶錄》。²⁰其實，此一原著是宋代廓庵師遠，傳到日本後，近代以前，只有兩種手抄版本，一本是室町時代的《五味錄》中的一味，另一本是原田左衛門的《四部錄》之一

。²¹但是，是忽滑谷快天在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出版的《禪之妙味》上篇第十八節，就是在解析《十牛圖》的內容。²²可見，他先前就解析過了，只是未註出處。所以在《武士的宗教》中，有關《十牛圖》的出處，只好用《禪學寶錄》來替代了。

其四，他在書中的第八章第十六節，討論關於「禪的至福」時，曾提及一本來歷不明的《奇人錄》當中小故事。²³但，他在書中的第四章的註一四五，已簡明提及是出自《莊子·至樂》了。²⁴所以，應是改寫原著中的有趣故事而來。

其五，他在書中第七章第八節討論「因果律運用於道德上」，他特別提及 H· 加藤博士對於佛教道德因果律的負面攻擊。²⁵但是，他沒指出是哪位 H· 加藤博士，以及在何處提出對於佛教道德因果律的負面攻擊？

經過本文實際查證後，發現此位 H· 加藤博士，其實就是大名鼎鼎的加藤弘之博士（一八三六—一九一六）。²⁶而他的一九〇〇年四月出版的《道德法律進化之原理》（東京博文館）一書，就是對於有神宇宙論的全面否定，以及對於包括佛教或基督教倫理因果律的負面批駁。²⁷因此，忽滑谷快天在書中，只是略微提及，而不願詳談或反駁。

（未完待續）

註釋：

：服部書店，一九一一年）。

1. 遠藤隆吉著，《支那哲學史》（東京：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一九〇〇年）。
2. 中內義一著，《支那哲學史》（東京博文館，列入帝國百科全書第九十三編，一九〇三年）。
3. 高瀨武次郎著，《王陽明詳傳》（東京：文明堂，一九〇四年）。
4. 本書是明朝馮夢龍的傳記小說，原名是《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身靖亂錄》，日本有弘毅館三卷的刊本。
5. 高瀨武次郎著，《王陽明新論》（東京：神原文盛堂書院，一九〇六年）。
6. 高瀨武次郎著，《陽明學階梯（精神訓練）》（東京：鐵華書院，一八九九年）。
7. 忽滑谷快天著，《清新禪話》，頁十七—十九；頁二十八—三十；頁三十九；頁六十二—六十四；頁二〇九。
8. 忽滑谷快天著，林錚顎中譯版，《武士的宗教：中國與日本的禪學》，頁二十六—二十七。
9. 松本文三郎著，《達磨》（東京：東亞堂書局，一九一一年）。
10. 忽滑谷快天著，《浮世莊子講話：附田舍莊子》（東京
11. 高瀨武次郎著，《老莊哲學》（東京：神原文盛堂書院，一九〇九年）。
12. 山內舜雄著，《續道元禪的近代化：忽滑谷快天之禪學及其思想（駒澤大學建學史）》，頁五十四—五十五。
13. 忽滑谷快天著，《禪學批判論》，頁二一三—二二六。
14. 忽滑谷快天著，林錚顎中譯版，《武士的宗教：中國與日本的禪學》，頁二十七。
15. 忽滑谷快天著，林錚顎中譯版，《武士的宗教：中國與日本的禪學》，頁二七九—三〇〇。
16. 森大狂纂輯，《近世禪林言行錄》（東京：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一九〇二年）。
17. 忽滑谷快天著，林錚顎中譯版，《武士的宗教：中國與日本的禪學》，頁二二九。
18. 佐藤一齋（一七七二—一八五九）著，遠山景福校註，《言志錄：四志合刊版》（東京：圖書出版合資會社，一九〇八年）。
19. 陳威縉，〈佐藤一齋《言志四錄》的「天」思想及其意義〉，《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三期（秋季號），二〇一一年九月，頁六十七—一〇〇。

日本的禪學》，頁二六五。

21. 原田左衛門編，《四部錄》之第三部，就是十牛圖的漢文與圖的抄錄，沒有註解。這是十七世紀的手抄本，正確年代不詳。

22. 忽滑谷快天著，《禪之妙味》（東京：井冽堂，一九〇六年），頁六二一七十四。

23. 忽滑谷快天著，林錚顎中譯版，《武士的宗教：中國與日本的禪學》，頁二七〇。

24. 忽滑谷快天著，林錚顎中譯版，《武士的宗教：中國與日本的禪學》，頁一二三。

25. 忽滑谷快天著，林錚顎中譯版，《武士的宗教：中國與日本的禪學》，頁二二一。

26. 而他之所以大名鼎鼎，是因他的顯赫經歷與多重崇高身分所致。他曾先後擔任：東京大學第一任校長、改制後的東京帝國大學第二任校務總理、曾任外務大臣、貴族院議員、日本帝國學士院評議員、樞密顧問、男爵正二位勳一等、東京帝國大學榮譽教授。並且，最重要的是，他率先在東京大學開辦初期，強力引進英國著名的進化論社會學家斯賓塞（一八〇二—一九〇三）的社會學原理及其教育學說者。此後東京大學就成為全日本的斯賓塞進化論社會學說的大本營，之後便風行全日本各學

界，影響至為深遠與巨大。而且，加藤弘之不但是進化論學說的忠實信徒，深信「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強者生存哲學，同時他也是堅定的無神論者與基督教的批判者。

27. 此外，他的一九一一年四月出版《基督教的毒害》（東京：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與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出版《自然的矛盾與進化》（東京：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兩書，不只是批判基督教，同時也對忽滑谷快天的批判禪宗哲學詮釋，構成強大的否定性壓力。

日本高端飯店駐點天台山

日本星野集團（長野縣輕井澤町）十月十三發佈消息，

表示星野集團在中國浙江省天台山地區的天台山嘉助酒店，將於一〇二一年春開業。星野此前已在印尼巴厘島等海外開設營運，天台山嘉助酒店將成為第四家。這也是星野首次進軍中國大陸。酒店由當地企業建造和擁有所有權、星野負責營運，位於海拔八百公尺處，包括約一〇三間客房，並有餐廳、泳池等。

天台山地區有海拔約一千兩百公尺的群山連綿，每年約有兩千萬遊客前往，因為是天台宗發祥地而廣為人知，也是中國大陸的旅遊勝地之一。